



幽暗的电影院里，黑白银幕上正演绎着丁务源和树华农场的故事——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。隔着包，手机开始振动。拿出来一看，是老妈打来的。琐琐碎碎讲了一大通，我低低地回应：“我在看电影。”她“喂?!喂?!”地叫着，我只得稍稍提高音量，说：“我在看电影。”老妈笑了一声，问：“跟谁一起看电影呢?”“我一个人。”老妈的笑声里满是惊讶：“啊?一个人看电影?”

曾几何时，看电影，似乎是情侣和朋友之间的专项活动，尤其是那些刚刚开始谈恋爱的青年男女。在银幕反射过来的明灭光线中，男生可以试探着握一握女生的手；看到惊悚处，女生可以把头依偎在男生的怀里……

要是在几年前，我也觉得，一个人去电影院有点不可思议。要么和家人同观，要么跟朋友约好。这几年，渐渐觉得，约了家人或者朋友一起看电影有点奢侈，习惯了独自去电影院。

细细想来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也常常一个人看电影。

大二还是大三那年，我买了电影票，和弟弟一起看《绝唱》。影片快结束时，我哭到哽咽，坐在一旁的弟弟甚是不解。自此，每逢有喜欢的电影上映，我就一个人去看。

自小，我就被邻居评价为“怪”。现在想来，这个“怪”与成长经历有关。小时候，在上海的父亲工作很忙，经常出差。母亲在郊区的乡村小学教书，五年小学，我跟着她换了两个学校，只有学校图书室里的书是我的好朋友。11岁那年，我回到父亲身边，因为年龄太小，中学不收，又读了一年小学。那些女孩子之间谁跟谁好、谁跟谁不好的窍门，我一点也不懂。连与人相处的窍门直至我读到一篇女作家的随笔才明白。文中讲到她的中学时代，每年夏天，女同学们都叫着“热啊热啊”，却都不肯率先穿裙子。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我，到了夏天，觉得该穿裙子就穿了。如此我行我素、目中无人，招致“大姐大”怨恨也难说……

再说回到看电影——这年头大家都忙，且通信技术进步神速，一般的事情，电话微信邮件即可，未必非要见面。除非有深厚的交情，才能相约着一起吃一顿饭，一同看一场电影。有些想看的电影排片不多，等到大家都有时间，只怕是已经下线。别说一个人进电影院了，一个人逛街、一个人到超市，也是不少都市中人的生活常态。

林夕说：“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个跟自己一起看电影的人，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。如果只是为了找个伴，我不愿意结婚，我自己一个人都能够去看电影。”

确实是。

不过，如今想要分享看电影的心得，博客、微博、微信、朋友圈、豆瓣、淘票票……平台多的是。一旦夫妻之间三观不合，审美有别，看电影的心得南辕北辙，岂不是大伤和气?

说到底，自己还是幸运的，能活在大多数人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也不怪异的上海的当下，再特立独行，都被包容了。

(孔曦)

## 学笑记

——看人先看心，看心先看脸。

“微笑吧，全世界就是一具开麦拉!”我的朋友×君深深为这句名言所感动，决意经常保持笑容。

另一位朋友对他说：英文字母 G 发音时，面部肌肉的操作和口型变化与微笑相同。于是他每天早晨对着镜子训练自己，与人接触时先暗暗念一个 G 字。

三个月后，他的人缘大坏，爽直的人见了他要皱一皱眉，大家都说他那副“皮笑肉不笑”的样子像一个伪君子。这是为什么?难道那句名言说错了?

有一天，他无意中听见一位化妆专家说：真正的化妆秘诀是身体健康，心地明朗，态度乐观，这样的人自然会容光焕发。这位朋友恍然大悟：真正的微笑不是 G 的发音，而是内心的和乐、喜悦、亲切感和善意。这种“诚于中，形于外”的笑容才“上镜头”。

(王鼎钧)

## 梦想

梦想与理想不同。理想是有社会目标的，要通过努力、付出乃至奋斗，争得最终的实现。梦想没有目标，只是一种朦胧的想望，不是去求索，不需要以现实为依托，也不一定要实现，而是期待它的出现罢了。

理想与梦想伴

随着人的

一生。它们

常常轮流地折磨着我们。我们为理想流汗流血，最终不一定看到成果；我们为梦想心驰神往，多半只是空望。但没有理想和梦想的人生才是真正空虚的。它只是天天设法喂饱自己而已，生命没有任何意义。

干瘪和有限。人生的快乐是沉浸在理想的境界里，并时时梦想伴随。理想是主旋律，梦想是它的和弦。

于是就有了这幅画中的一团光。光团之中还有一只梦想的鸟儿飞来。这鸟儿是梦想的伴侣吗?不去管它。反正梦想都是一种幸福的期待。

在画中，我之所以用“留白”的方式来画阳光。因为最亮的地方是什么也看不见的。

(冯骥才)

